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溪居士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

謄錄監生臣汪　祿

雲溪居士集卷十三

宋 華鎮 撰

今體詩五七言絶句七十四首

謝成都楊淮秀才惠邛州竹杖二首

臨邛石上老龍孫雪抱霜封有舊痕聳削已知非俗物更堪來自草玄門

邂逅相逢又別離䝉承佳貺意何其應憐越絶閑雲客酷似臨邛瘦竹枝

過澗

兩山分處水横流渡水登山趣更幽却憶當年謝康樂等閒爵秉為封侯

河上

沙頭兩兩飛歸鴈水面茸茸長緑蒲知是人間好時節不妨河上弄泥塗

聞歌

來時梅蕚粘殘雪歸日桃花簇絳羅農事不妨何事了

齊聲連路踏春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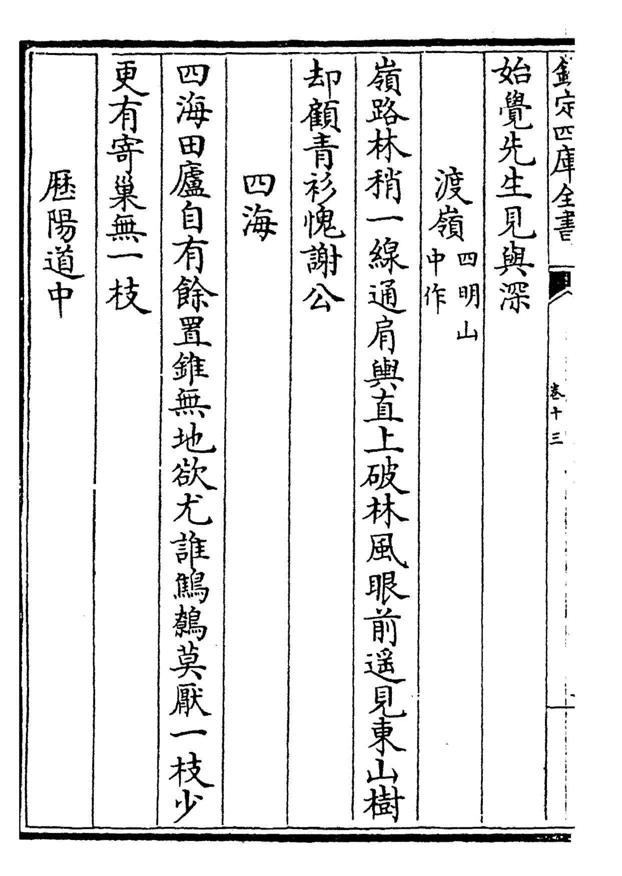
秋風

秋風昨夜落前林放出千巖秀色深欲結草廬歸未得倚欄空負季鷹心

上顧侍郎詩并序

内翰侍郎卿丈置酒與錢叔凭同見招既至獨携錢於後堂出小鬟為侑因成一絕投獻

西漢風流古到今油油卮酒待青襟後堂不許聞歌舞



始覺先生見與深

渡嶺 四明山中作

嶺路林稍一線通肩輿直上破林風眼前遥見東山樹却顧青衫愧謝公

四海

四海田廬自有餘罝罝無地欲尤誰鷦鷯莫厭一枝少更有寄巢無一枝

歷陽道中

江北江南未定時襟喉此地繫安危頽營故壘皆蕪没
日落寒生楓樹枝

江南湖陽

末俗頽風正可悲當時强項是男兒君王不似南陽日
此事寧教女子知

石磧漢高帝廟

黄屋何曾駐未央十年關外蹀寒霜靈祠今日秋江上
門鏁丹楓似楚王

緱氏道中口占

人道自有上天梯塵暗靈襟路却迷不見吹笙王子晉獨乘玄鶴碧嵩西

立春日雪

金絲未徧千門柳玉蘂繞分五嶺梅青帝似憐芳信少更教春日六花開

斜入芳筵沾綵勝密鋪幽徑點蘭芽謝娘子細臨看取不是楊花是雪花

挽饒法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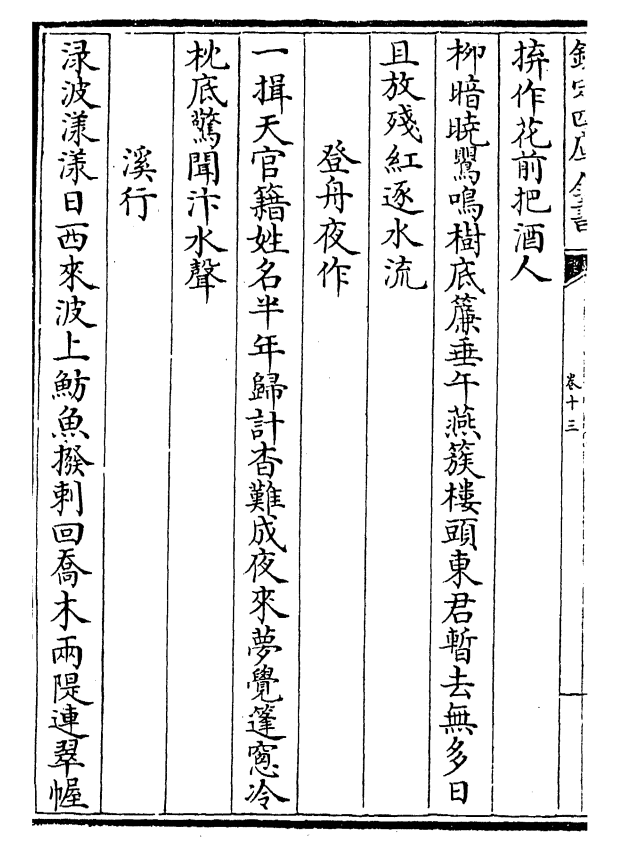
緇服薰修九十春法筵長為指通津經窻未冷銅爐火已作他方應化身

方城道中值雨

重雲三日鎻前山麥隴泥塗尚未乾行路春光已㧞弃任從風雨作輕寒

和叔凭惜春

無計可能留永日有情何用惜芳春明年還似今年好



拚作花前把酒人

柳暗曉鶯鳴樹底簾垂午燕簇樓頭東君暫去無多日

且放残紅逐水流

登舟夜作

一揖天官籍姓名半年歸計杳難成夜來夢覺篷窗冷

枕底驚聞汴水聲

溪行

渌波漾漾日西來波上魴魚撥剌回喬木兩隄連翠幄

春深誰復翦條枚

過牛頭山

千巖秀處是家山東望重江未可還今日馬頭逢翠阜且垂鞭袖一開顔

贈温幕張子常有詩見懐用韻因成五篇

鳴玉琅琅振小舟銀鈎婉婉照清流如何漢殿凌雲筆肯賦寒山水石幽

寂寥不見李膺舟時倚西風歎逝流小吏忽來傳秀句

春容頓覺滿山幽

一來海角艤扁舟兩見天南大火流鐘鼓不聞昏自曉

柴荆常閉冷還幽

懐才自是濟川舟術業曾非西北流禁掖言歸應不晩

海山未去且尋幽

曾乘碧海馭風舟幾挹蒼崖噴雪流想得更當和鼎重

也應須記賞心幽

和河南府倅程朝散緱氏僧舍題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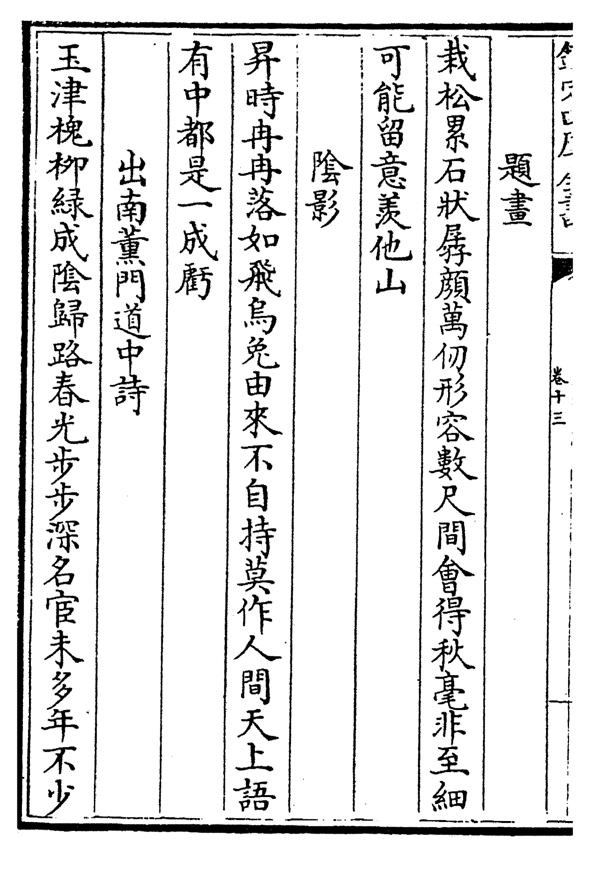
塵機不動有餘清逸静孤飛在杳冥想得馬頭無限思碧雲隨處見瑶屏

弦月

人間離别最堪憐天上嫦娥恐亦然昨夜廣寒分破鏡半奩飛上九重天

宣化道上望鍾山

望外江山千萬重北山秀氣冠江東可憐秋月澄明夜怨鶴長悲蕙帳空



題畫

栽松累石狀孱顏萬仞形容數尺間會得秋毫非至細可能留意羨他山

陰影

昇時冉冉落如飛烏兎由來不自持莫作人間天上語有中都是一成虧

出南薰門道中詩

玉津槐柳緑成陰歸路春光步步深名宦未多年不少

到家聊緩北堂心

和劉叔懐見寄三絶句

風前雙鶴舞金衣來送新詩過竹扉逸響琤瑽鳴玉脆雕章飄絶朶雲飛

冥冥心地外參寥淅淅松稍掛飲瓢揮麈縱衡忘孔墨寄聲避逅得劉蕭

清世儒冠不賤貧一竿誰復釣溪濵看君雙鬓春條綠策足應須據要津

雜詠

不言藻繪文章惡也識膏粱氣味珍春夏已休秋欲晚明眸開口羨他人

自是不耕仍不種年來何處覔倉箱秋冬莫遣還虚過圖取前春有稻粱

秀色豐融凝曉露新聲睍睆弄東風芳條已密無尋處粉堞雖低徑不通

鬬老陰濃晝景遲園林又是過芳時香顋粉惢年年好

只羡遊蜂野蝶知

蘭膏不御鬢雲垂紫玉拈來嬾自吹西望陽關何處是

寂寥空度杏花時

蓬鬢荆釵畎壠頭玉顔雞狗分同游眼前不見昭陽殿

誰復將心望冕旒

芳年未識五雲車皓腕空留絳縷紗燕子將雛鸎語老

東風又是落宮花

駁還鳴騶里巷喧慇懃來覔孝廉船千年親見風流事

不是空聞舊史傳
親屈朱轓接晤言不慚長吉賦華軒羽毛果是沖天物
願借扶揺上九門

苦竹城

一葉扁舟激浪花當時兒女亦驚嗟歸來苦竹城池就
始覺忘家是保家

歴陽試院聞角

英雄顛沛亦風流長嘯寒生畫角愁今日江城朝暮引

空教鷗鷺起沙頭

試院初聞蟋蟀

窻前落盡梧桐葉牀下新聞蟋蟀聲瘦骨不禁秋氣重夜深虗幌夢魂清

過永城寄知縣陳宣德同年三絕句

惜别欣逢一紀餘世途惟我最差池當時俠少無年少今日青絲有白絲

昔年同看杏園春十載徒勞走路塵試問風前擺板女

何如月下倚樓人

榆葉晚風愁去日桃花春水喜歸時雙鳧猶在隋堤柳

准擬同看兩岸絲

海門道中望熟山寄知縣朱宣德

一抹青山倚碧虛遥知山下是仙居東風桃葉堪乗興

不畏長江畏簡書

葉縣

雙鳧歸去玉京遊塵滿東風暗驛樓唯有汝墳東逝水

春來依舊緑波流

郊原

分苗刈麥滿平田繅繭聲爭澗水喧我亦方懐三釜樂

蹔逃塵鞅過郊原

曉來騎馬出郊原却憶年時此按田流景已過三十里

如何容易又經年

舟中晝寢同官陳尉見過從人不報起來以詩

謝之

懶將心緒逐波流欹枕蓬窗萬慮休貪逐化人遊帝闕
不知梅福過扁舟

六月旦有芝生于小廳之南楹連葉七層顏色
黄潤常有露珠聯絡其上觀者歡息以為祥異
因作三小詩

黄金七葉向晨敷人道曾標瑞應圖我已無心邀世福
不須三秀巧相諛

品彙皆從化育成無根神草為誰生吾皇茂德參天地

好向甘泉植九重

芝英服食壽能千蕊笈仙經每細看久視長生吾不羨任同凡草一時乾

洛陽橋

壯年已熟洛陽名今日親來橋上行疊石根盤連厚地凌雲氣勢壓滄瀛

再經西禪寺二絶句

我為人役走塵寰僧老空門不出闗身世也知皆夢幻

到頭忙者不如閒

三時五度到西禪春雪秋風暑濕天試問經寃長宴坐何如塵路走終年

陶令

陶令當年亦蕭索猶來籬下醉流霞閑門今日無人到賴得寒叢未有花

起工

龍骨穿雲水上天熊蟠抉地土成川朝來泥淖漫胡處

日落星河已湛然

會稽覽古詩 按鎮有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永樂大典未經收入今從厲鶚宋詩紀事中録出僅存九篇鶚乃抄諸會稽志者每題下各系本事考寶慶會稽續志稱鎮會稽覽古詩百餘篇歷按史策旁考傳記以及稗官瑣語咸見採摭是鎮作詩時亦必自有解題然於雙筍石題下乃載及高宗末年及孝宗末年事鎮於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其上章待制書有云叨竊名第二十八歲矣上豐祭酒亦云然以年考之鎮生當在仁宗皇祐三年歷高宗之末年當百十四歲孝宗之末年則百四十三歲鎮即獲壽考亦焉能及覩隆興以後事況鎮子初成於紹興十三年以鎮遺集乞序於樓炤則在高宗中鎮死

已久尤顯然可證其所系解題本出會稽續志原文特引鎮詩以証之故載有高孝兩朝時事鵷初弗深考而直據志漫錄紕繆甚矣然竟削去解題恐無以備稽核今仍依紀事本附録題下而謹附辨正於此

鐵門限

王中令裔孫智永善隸草為世所重求者弗逺户外之人如市所居限頻為之毁以鐵固之時號鐵門限真草千字文十九年成一千通柳誠懸稱其書得家法世傳右

軍蘭亭弟子辯才尤加寶秘貞觀中求之不得至使蕭翼設奇取之山中父老尚能道其事

鐵限僧防迹未移千逼真草了無遺蘭亭墨蹟何由見秪說蕭郎奉使時

秦望山

秦始皇東巡登高歷覽刻石紀功故曰秦望

秦人兩世盡東游輦路曾臨到上頭睫在眼前終不見不知登望竟何求

樵風涇

鄭巨君弘采薪若耶山中得仙人遺箭歸之而獲便風之報千載之下朝暮不渝

碧山重疊水溶溶南北朝來旦暮風巖壑會稽真勝絶樵蘇猶是漢三公

城山

其山中甲四髙宛然城堞吳伐越次查浦勾踐保此拒吳又名越王城有佛眼泉洗馬池泉中産嘉魚越拒吳時吳意越之乏水以鹽魚為饋越取雙魚答之遂解圍去兵家制勝舊多門贈答雍容亦解紛緩報一雙文錦鯉坐歸十萬水犀軍

雙筍石

在上虞縣釣臺山髙百餘丈若人晃而對

峙者其巔有異花每杜鵑啼時開若霞錦神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

千尺相高卓翠珉雨餘雲外露璘珣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

放馬澗

在新昌縣支道林放馬之所或譏道人養馬不韻答曰貧道賞其神駿

春草茸茸澗水清路人猶記昔時名金羈縱後雙蹄逸

想見風前蹀躞聲

虞國墅

在餘姚羅壁山襟帶溪山大勢具體金谷

郗太宰徧遊諸境棲情于此每至良辰攜

子遊憩後以司空臨郡遂卜居之

山列翠屏圍碧落水流鳴管繞平田郗家池館蘿蕪後

金谷形容自渺一作𣱵然

燕竹

越人以其燕來時出筍因以為名

竹箭黄芽欲老時杏梁日煖燕初歸他林未聳千竿翠此地先抽一握肥

孟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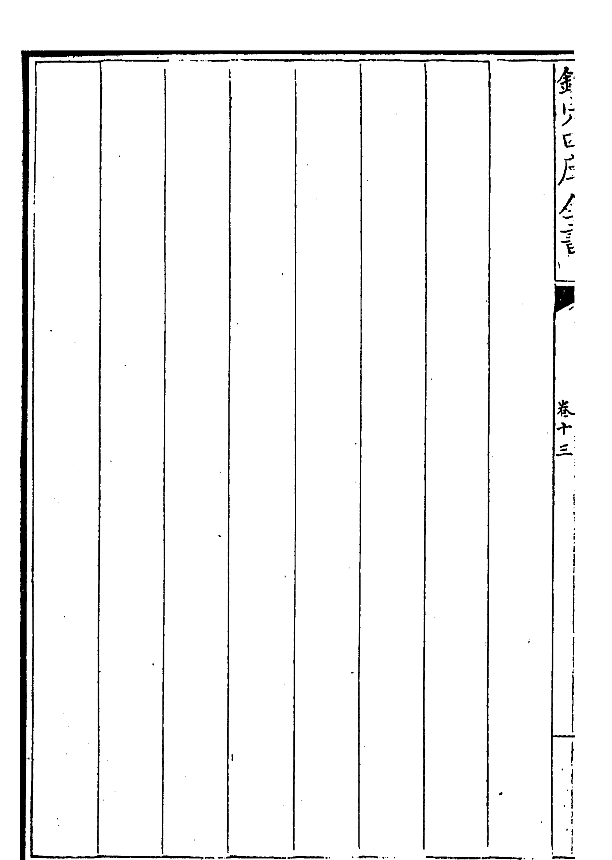
橋南漢孟嘗宅也

溪上還珠太守家小橋斜跨碧流沙清風不共門牆改長與寒泉起浪花

附五言絶句一首

聞酒香戲作

下蚓盈泉腹高蟬溢露腸如何不能飲空羨甕頭香



雲溪居士集卷十四

宋 華鎮 撰

論七首

論志

按論志一篇總敘著論之旨為目三十有四篇四十令綴輯編次得三十一篇而佚去論相論事論人材論科舉論教化論財用論兵論邊事論言等凡九篇

昔孟子言士之尚友者論古之人頌其詩以觀志之所趣讀其書以察事之所行論其世以稽合是非而辨其得失志趣於事變行適於物宜聖賢之士也斯可以為

友矣志之所趣則悖其變事之所行則失其宜是亦踈妄之人已又何足尚哉故論古之人者如此葢古之有道之士志不虛適事無茍為心之所之必有以振一世之獘行之所從必有以致一世之利昔者舜積盛德禹成大功聖神相因雍容揖遜而在上者以征誅應順為懋德巢許不屈伯成退耕隨光之流深潛遠引在下者以高蹈不返為洪義虐政如虎生民塗炭莫肯顧恤故伊尹起而任天下之重說湯以伐夏救民武王援成湯

之義以拯世太公申伊尹之志以濟物天下之士知進而不知退故伯夷起而殉潔清之節采薇首陽之下至死而不顧夷齊之風既振靜退之俗浸長碩大寬博之人溫純如玉之士考槃在澗策駒空谷者多矣故柳下惠起而尚聖人之和直道事君三黜不去潔身亂倫者既失君子之通義隘與不恭者又非其人之全德故孔子起而以時制行苟合於義無所不可苟非其義無所可也然轍環天下歷聘列國危行言遜畏敬大人後世邦

君莫知尊德樂道魯繆友士齊宣召賢恃富倚爵驕輕仁義者比比皆是故孟子起而以道為任危言辨說藐視巍巍上稽唐虞下斥楊墨此皆適時之變而得其宜者也故其志可尊其事可述其言可傳於後世士無振弊之志興利之事而馳騖英華捃摭枝葉為無用之空言難以言智矣鎮退不敢安飽食之佚受無文之恥進不敢忘文采之美為無用之辭乃著論以述素志而商畧行事庶明心有所用言不茍為或有裨於世道之萬

一言君者一十六言官事者一十有三言民事者四言國事者五序事屬辭之所及發心志之攸趣者二凡四十篇道有王霸失其所從則事業卑淺不可不先知也其初曰論道治有純疵純而無疵始盡善矣其次曰論治勢有强弱制在人主而不在事其次曰論國勢天下之本心心正而遠近一出于正矣其次曰論本道有常而無弊知常然後道存其次曰論常法有變而無常知變然後法立其次曰論變濟功業者必資于人人之正邪

末易知也其次曰論知人帝王之功起於一相其次曰論相四海之治本于郡縣其次曰論守令去風俗之蠹弊革羣心之邪僻則美意無異而良法有行志公殉私依違承和理性異道時命邪說皆蠹弊之甚者也其次曰論蠹弊事有緩急序有先後不可昧也其次曰論事仁義王道之本也法令政事之末也末不可以勝本久矣其次曰論本末代天理物緝熈庶事莫尚于建官其次曰論官分曹設官職用斯異人材無備各有所宜不

可不因其次曰論人材揔閲多士分任庶官銓擇有方然後材徳無僣其次曰論銓選任賢舉能君子之通義懲姦責實宜有常典其次曰論任舉百官有成庶士乃治會計詳謹則事無敢惰其次曰論考績功罪必分淑慝畀處威徳並建而賢不肖可馭其次曰論賞罰疑貳失士苛密生奸濶達大度推誠待物帝王之髙致也其次曰論法令監統剌舉所以維制天下侵官專事過軼弗糾失其職矣其次曰論監司人主慎聽納而審用舍

達見正邪之情消朋釋黨則小人弗用而君子安矣其次曰論朋黨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常少教養成造實頼王政其次曰論養士寸長片善咸有所施蒐采之道廣則羣才畢用其次曰論科舉設非常之選待非常之人宜畧小道求以遠到其次曰論制舉旱乾水溢神實尸之嚴奉之道不可不盡其次曰論事神堯舜行德則民人壽湯武撥亂身及治平民無滛疵由帝王之陶治其次曰論教化名分之際治亂所起失之雖微

其流甚大不可不慎其次曰論法禁民之力役休戚所
繫法有利害宜詳求而損益之其次曰論役法食貨財
用王道之本世變不通經理斯異其次曰論財用兵以
遏亂亦以起亂制置蓄養其術宜慎其次曰論兵夷狄
異心聖人不保其信義疆場無虞則中夏靖謐其次曰
論邊事懷柔以德震强以威文武交暢外患斯弭其次
曰論禦戎帝王之職必疆理天下而奉禹功始勤終逸
文武所以定大勲也其次曰論事業利害不明言則踈

妄䟽妄之言不足以經世士之所不可為君子所不可用若也其終曰論言物變無窮識思有際獘事遺利敢謂盡于此哉亦識夫聞見之所知志意之所及爾古之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論而不議經世之事議而不辯兹論也亦經世之事也然位卑官微職司非已安敢竊預其議哉析是非之理以論之而已析之精微議亦斯在

道論

人主不能成王道不足以紹周後德愧二帝法慙文武不足以成王道成王道者有六易曰仁曰材曰志曰識曰勤曰粹六者成王道之易者也六易不明則有六難曰薄曰弱曰卑曰蔽曰怠曰駁六者成王道之難者也仁以存厚厚以博愛愛以恤民有恤民之心然後有致道之質材以達心心以趨善善以成德有成德之資然後有濟道之具志以立誠誠以致遠遠以圖大有圖大之謀然後有向道之慮識以通理理以辨物物以知方

有知方之明然後有見道之得勤以從實粹以盡美美以致二以為精有精一之功然後有備道之善由是六者而圖王易矣薄者仁之反也薄而趨惡忠厚忘矣弱者材之反也弱而不武善難濟矣卑者尊之反也志不及大遠業晦矣蔽者識之反也明以蔽蒙是非昏矣怠者勤之反也為之弗敏實斯遠矣駁者粹之反也駁雜之政純德喪矣由是六者而圖王則難矣昔孝文帝恭儉自克德厚與人輕租除刑息兵慎罰使天下飲德生民允懷

四百年間謳吟稱漢可謂有其仁矣中宗賞罰必信循名責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武昭之後微而復隆可謂有其材矣世宗表章六經欽崇道術興學養士設科選賢改正朔定歷數講修禮物百度咸舉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可謂有其志而勤於從事矣使太宗抗高明之志臨功名而有勇孝武守絶世之業見侈大而不惑孝宣帝達覇王之政脱習俗而無蔽則二帝之絶德文武之典章盡在是矣惜乎畀以自棄雜而敗歊蔽于因循莫

盡其美故文協成康武資雄大宣侔武丁皆三代令王之比然而漢之聲猷不足以爭騖商周齊光虞夏亦三主之過已前史知歎息恭儉于武帝而不知論譏揖雜霸于文宣其于言殆亦有所抉歟

治論上

凡民養之則庶厚之則富教之則善去患害興功利與之廛里室廬以居之鑿井耕田以食之無殺罰以傷其生無勞役以撓其安男女不失其時老幼得以相保盜

賊不作水旱有備勞來安集撫循長養至於鰥寡孤獨無不得其所則民庶矣付之田疇教之種息桑麻以為衣雞豚以為食山林川澤時入而無禁勤者勸之惰者督之時使輕役不奪其時賦斂以度不盡其財衣服食用吉凶之費為之節文使無侈靡則民富矣進禮樂之教退刑法之政暢醇厚之風懲刻薄之俗示之以君臣父子之倫風之以孝悌忠順之義循理者旌異之不率者放弃之則民善矣夏商之季民嘗彫耗匱乏姦宄暴

亂矣湯武革之及身而治成康之世戶口蕃衍人民忠厚至于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昔者秦人虐用其民壯者殲于征役老弱轉於溝壑疾耕力織不足以供賦道之以刑名刼之以功利天下之人不聞德義之教至于父借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民物耗竭風俗薄惡未有甚於此時也劉氏革之與民休息十有餘年天下阜安文景之時衣食給足興廉舉孝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隋煬帝外事夷虜內縱侈心窮生齒之

力竭天下之財以奉其欲民不堪命盜賊並起唐太宗因之以有天下大業既定與房魏之徒論平治之術務以仁義之道牧養天下數年之後人民蕃息公私富贍至于外户不閉行旅不賫糧一歲之中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三百年間惟貞觀為盛庶幾成康之隆由是言之何世不可以致治何民不可與為善治亂之時善否之俗何常之有顧人君經制之如何耳若曰古之民也淳今之民也薄淳薄之性不同古治之效難致則夏之末

年商之季世秦隋之民嘗姦暴淫虐淪於不類矣湯武因之卒為善俗漢唐之道亦底淳厚何獨至于今而疑之董生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則明帝王之術達治亂之道者必不以古今為異論亦計其措置施設之方而已措置施設之方誠合乎時宜達乎道術足以庶之富之教訓之調齊之則文武之功唐虞之德復見於今日奚獨文景貞觀之事業哉措置施設之方誠不合乎時宜不衷乎道術則

庶者耗矣富者貧矣淳厚者變而為彫薄矣循良者化而為强暴矣雖有成康之緒業將不足以久其治安况其次者哉周穆王繼成康之後至乎末年耄荒姦究不勝而訓夏贖刑周之頌聲於是熄矣漢武帝乘文景之資內外興事費用百出其後户口减半盜賊蜂起幾至於亂唐高宗纘貞觀之業永徽之後浸微浸昬終以陵遲此皆前世已然之效後來之商監也

治論中

治者何事有條理而使民各得其所之謂也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乂者治也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亂者治也非特是二人之言為然凡昔之言治者皆以民為本治以民為本則人君有能使其民滋息而繁庶衣足而無寒食充而無飢老有以養幼有以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不失其性閨門之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順男女有別鄉黨之

間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朝廷之上君君臣臣尊卑有倫智愚賢不肖各當其分為善者必見録為惡者必有誅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欺怯人有禮節之文知榮辱之所在輕率仁義重于有司盜賊不興禍亂不作刑罰措而弗用夷狄之人畏威懷徳慕義來享邊境無虞兵革不試斯可以措之歌頌薦之郊廟為至治之世矣二帝之隆三王之盛如斯而已耳豈必井牧其田野什伍其人民封建萬國肉刑三千然後為帝王之

事哉昔者三皇以道莅天下其法甚略其事甚簡而世不亂五帝以德其法加詳矣事加多矣而物亦理三王以功或損或益事為之制物為之防威儀節奏曲盡其文而人不厭適時之宜而簡者無不足詳者無有餘也蓋為商周之文於伏犧神農之時則贅矣用三皇之法於湯武周公之世則脫矣皇王之迹如圓方氷炭不可以相通而為用然後世言治者必以為稱首不敢有優劣畀䢖知其事雖殊而功相似也帝皇之事畀于成周

今以功同而同謂之治則後世聖人不襲成周之迹而有其功者奚獨不可以謂之治乎今去成周千有餘歲矣亦猶成周之時視五帝之世也其應變致治之宜必有異乎當年者將狥其虛文而遺其實效乎將收其實效而遺其空文乎善致治者必將為今日之可為以要其實效與帝王相望於千載之間而並隆矣不知出此必將修往聖之法而用之何異推舟於陸駕車於川雖使爲挽維綍造父執轡弗能濟矣

治論下

昔貞觀中民康物阜盜賊衰熄人知自愛而不犯法至於戶闔不閉行者不賫糧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至刑措盛矣當是時也魏公建言乃有不克終之漸十非惟在唐為然也兩漢盛時亦有之孝文帝時海內繁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世稱其仁賈生上書有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九永平之治號居前代十二後世言事者多稱之鍾離意宋均亦有察慧之譏夫孝文明帝與

唐文皇以中智之君非有上聖之才甚盛之德志慮卑淺未能盡美嗜好偏倚不必無過天下之勢初成苟安德業久大宏謨偉烈擬跡治古容有所憾通達政體明於世務略小效而圖大功者所宜激切而糾繩之也三代之盛帝王之純德異於是矣然而良臣哲輔未嘗無指摘之事正救之言者何哉周武以聖德而受天命成大勲而濟王業太保有旅獒之戒武丁振衰替之緒朝諸侯而有天下祖己作豊昵之訓成湯因次國之地一

征而得九有仲虺陳自滿之誥大禹建平成之功天人並與而當歷數伯益賛至誠之感有虞氏起側陋之地以盛德而踐帝位功業善美至於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而臯陶詠叢脞之歌盖治者物得其平事得其理小大終始曲折纎悉無所不治之謂也一民之不善一事之不序一物之失所一日之乖戾皆不可以為治惡一事之不序故武王之受㝈在所戒武丁之豐昵在所訓大禹之至誠在所賛懼一日之乖理故成湯之自滿在所

歌訓之戒之於一過而百度無復過矣誥之歌之於未然而終世無復然矣故三王四代純治之功無有遺恨使二三大臣意不及此而武王高宗大禹遂其過事成湯帝舜一日有抉其成功盛德雖未即虧蔽然不得為純治之時矣由是觀之賈生魏公宋均鍾離意之徒可得無言於漢唐之世乎是故人主貴知治之說知治之說則其志高其術遠其事慎其心誠志高則無卑趣術遠則無近効事慎則無過舉心誠則無怠荒不知治之說

者與此可不念哉夫孝文世宗宣帝明皇漢唐之賢君近世甚好治之主也然而孝文自卑無高志也宣帝雜覇無遠術也世宗侈大無慎事也明皇亂終無誠心也此四者皆有過人之聰明不世之大略小者蔽於苟簡甚者幾於喪亂何也則亦不知治之說也使四君者知治之說帝王之功成矣

國勢論

世或謂周以封建而天下強其弊也凌奪秦以郡縣而

天下弱其弊也土崩漢封同姓矯枉過正數十年間七國内向孝武分析侯國削弱已甚强臣無憚坐移龜鼎唐重方鎮浸以强大久而不變至於滅亡因謂法有必弊國有定勢法弊而勢偏不知矯草數十年之後則患不可支矣是果然乎夫漢初列國過制孝文盛時賈生已患之矣厥後諸侯微弱不與政事武宣之間已與哀平時類矣唐世方鎮强大天寶末年范陽干紀不在數世之後彼制置之失者禍亂之機其初皆已暴見第未有

强者發之爾苟有强者則如范陽之起於天寶矣此賈
傅所謂火未及然者也是豈百年之形勢哉不足引以
為論至於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國勢之强
弱定修短之期數者也試粗言之周建萬國親賢並任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者無不掉之勢小者有自全之
方維之以法統之以道率職有功則慶賞必至犯分凌
制則刑誅隨之方其盛時如指臂之附支體莫見凌奪
之漸也後世浸强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

征伐自専并呑無禁縱之使大也使穆王無耄荒之政夷王無下堂之失厲王無板蕩之風幽王無淫昏之行守文武之成法無所失墜雖萬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陵奪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勢必至於强不可制厲王之時諸侯已强大矣宣王將不能復會於東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業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漢家因之與侯國並建文景而上諸侯强大僭亂不軌無屏翰之益孝武而下列國微弱等于郡邑無磐石之勢東京

郡國輕重相若不足以維持然而兩漢用之四百餘年天下安寧不見土崩之獘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頻征遠戍厚賦重役人不見德而為繁苛慘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為政雖建萬國親諸侯殆無救於亂亡若曰郡縣之勢必至於孤弱而土崩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時將不能康民阜物講道息刑比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無患天下無道封建則陵奪郡邑則土崩

制國之勢果在建侯乎在郡縣乎人主務隆道而已主道世隆則天下世世治俯而師二漢文景明章之主也仰而遵商周湯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陵奪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二世至太康而失其國成湯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傳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漢之法不美于三代也傳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東漢之法不劣於西京也傳之四世至和帝而微唐之法亦二漢之比也至中

宗而喪其寶聖賢不世主道弗隆則禹湯文武之法不過一再傳而衰中智之君繼世有為振隆主道則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盖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雖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雖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亂者天下雖甚治而亂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業而不知懼輕為逸豫而重為興造輕為逸豫則多過失重為興造則鮮功德夫功德不見而過失日加危亂喪亡之所由至也西漢之主不忘危

亂而自知勉輕為興造則重為逸豫輕為興造則有功德重為逸豫則無過失過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國家藝祖以成湯之勇智周武之聖德受天休命戡定大業身及太平綱紀法度經置施設之方所以垂裕詒謀者固已跨絕漢唐簡雜之術兼該四代久大之美美太宗平晉征燕王業大定敦崇文教光濟丕烈真宗總文武之兩端合威德以並用震疊殊俗協和中夏禮樂既備然後告成岱宗祈穀后土垂拱乎

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味廣成之訓師黄帝之治以清静無為涵養天下仁宗檢身以儉撫民以慈敬賞慎罰視之如赤子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節而不盡舉三王之善政以寵天下四十餘年生靈熈熈如在春臺之上英宗挺睿哲之資知人間利病即位之日振權綱修法度慨然有興造之意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宏遠矣神宗繼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厲精庶政發明道術講修武備制作日新典章咸舉表飾紹興奮揚

聲采炳炳然三代之文物凛凛然中夏之威稜帝王事業益可觀矣今慈母與陛下復以仁恕忠厚之德濟之神聖相承兢兢業業視已治如未治視已安如未安克艱克勤世有興作故百三十餘歲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治未之有矣考之以古準之以今國之强弱盛衰本無形勢之可定顧人主之德何如耳人主務明德以隆道道隆而盛大之業固矣區區形勢之論何足道哉

本論

安治尊榮人主之所同好危亂卑辱人主之所同惡然得其所好者常少溺其所惡者常多此兩者非天時非地利人事之修否而已修者得所好否者致所惡修否之道較然並列如途路之在左右由左而左由右而右知之無難易為之無勞逸然時而好惡同而所由異道者則心有不同故也夫醉者狂逸而走赴水火蹈崖壑曾不知避父母妻子隨而告之往往攘臂大呼瞋目而

視不可復止焦沒顛墜而已彼豈惡生好死與人異意哉徒以酒亂之也物之亂人者有甚於酒不可不察惟誠正心乃能無蔽心苟正焉不蔽于物惟善是與賢才可得而用政事可得而成安治之功至而危亂之禍消矣昔管仲奉公子糾與桓公爭入齊親射桓公中其帶鉤讐也厥後相之惟管仲之言是用使桓公不相管仲亦足以有齊國忘其讐而相之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五霸長其心明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與商王受非諸

父則兄弟親也聽其言則生不聽且死受卒不聽而殺比干囚箕子去微子以失天下其心亂也夫心明則捨讐而圖功亂者至於忘親戚而不避死是何異于任酒之人臨水火崖嶷而惡父母妻子之言乎是故人主貴知本本者何養心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溪居士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鋕

謄錄監生臣徐元秀

雲溪居士集卷十五

宋 華鎮 撰

論五首

常法論

昔三國之雄運深機挾利器鴟張虎視伺釁投隙以相噬皆有并包宇縣剪仆敵讎混合車書莅中國而撫四夷之意當是時又有荀彧張昭孔明龎統之奇為之腹心而定其謀仲達公瑾關張之才為之爪牙而致其力

嘗以大漢威命舉百萬之師乘勝而東征三川精銳屯據渭曲北掠關輔全吳選士制勝於赤壁得雋於馬鞍卒之迭為雄雌一彼一此終不能芟夷翦益啟闢河冀跨制江峽陟禹之跡而一天下至于司馬文王憑世祿之資得曹氏之政挾計數以駕馭豪傑經營四方然後西戡成都東睨江介魏之龜鼎雖未見移而天時人事已盡在於晉矣文王既沒武帝因之不下堂席而有神器大業既定毅然與羊祜張華之徒協策定謀屏羣議

而奮神武於是蕩滌江湖奄有吳會號令正朔東極嵎夷西被流沙北至幽都南通交廣土宇人民名聲位號叅夏商而紹周漢晉之基業可謂盛矣吳蜀之君俛首在列無仲康燕昭之謀其臣攺心受事無豫子漸離之憤雖未成成康之太平文景之刑措天下之勢亦粗安矣身死之日四方晏寧枝葉扶疎實未有害至於詹后內恣八王力爭誅鋤老成翦棄俊乂戈矛交于禁闥鈇鑕用于骨肉朝為伊周翼亮之權夕為莽卓夷滅之罪

爭矣凶器自揺本根忠良既殘黎庶塗炭神祇醜怒人心怨離大隙一開羣盜蜂起劉石凶醜踐蹂中原衣冠世族播遷江外天下大潰而南北斷隔矣兩河唐虞之舊封商亳成湯之故地豐鎬文武之名都成周定鼎之樂國西京東漢三輔河洛之郊分為十六合為元魏高齊宇文東并西據使義禮之鄉襟帶之俗三百餘年被髮左衽不聞先王之訓自生民以來未有中國弗競蠻夷內侮猾亂華夏如晉之甚者也孟子曰天之所廢必

若桀紂恵懐雖昏未有桀紂之不善何天厭晉德而廢之速耶盖創業之主所以垂裕詒謀者有未盡也昔禹有天下修典則以經濟大業成湯得之纘其舊服率由典訓武王克商天下大定反商政由其舊漢高帝既誅西楚南面而朝諸侯則引陸賈以論詩書委叔孫以定儀禮光武大盜既克彛倫方叙於是退功臣進文吏息兵偃武講道勸農以保成功而固基業是故三王兩漢多歷年所夏啟仲康太戊武丁成宣文景明章之君得

之則益以隆平光于祖考太康雍已幽厲元成桓靈之
君繼之亦足以扶持全安未遽以敗晉武亦有經營久
大保固無疆之畧如禹湯文武高帝世祖之所為乎何
曾曰吾每晏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詒
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由是言之惠懷
之亂武帝之失也使武帝明照事物之先慮周數世之
後則付畀神器當在元良選納后妃必取淑令經制蕃
翰有磐石之固無相躡之勢而釁隙不生矣豈至如暴

秦之季魚潰土崩二世而亡乎賈生有言曰立綱陳紀輕重同得然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誠哉

變論

漢興以來千有餘歲有為之君得志之士莫不以唐虞成周之治為己任然而未云獲者有稽古之心而無稽古之道也何則建功業者有名有實有跡有心名以物成跡以事立世殊則事異時變則物遷古之人因時制

物所以成實也物有名而實不在焉隨世立事所以達心也事有跡而心不在焉稽古者得其名不獲其實循其跡不見其心實以名喪而心以跡遺此唐虞成周之治所以未云獲也夫農人春以耒耕夏以鎛芸秋以銍刈冬以廩藏事物不同名跡殊異然生之長之斂之藏之皆所以為稼而足食要其心等其實一而已矣世變之異猶四時也因時之物猶耒鎛也隨世之事猶刈藏也經世之心圖治之實猶為稼而足食也知此則知稽

古之道矣夫代結繩以書契易穴居以棟宇者三皇之事也更雲鳥之名紀民事之目捨三墳之大用常行之道者五帝之事也去與賢而尚世及變揖遜而用征誅者三王之事也夏商官倍唐虞成周屬建三百易貢為助增助為徹至於文質循環繁簡迭用無所不有古之稽古者若彼後之稽古者柰何欲盡復唐虞成周之法乎拘儒曲士慮不及此謂井牧九州封建萬國三雍四學肉辟五刑然後可復古治之隆不知二三大法末易

修復徒使世主惑於難用之名跡雖慨然有復古意徘徊退避而不肯為幷與其心實俱喪之矣此王道所以不興也若漢宣帝持雜霸之説非宣帝之過激於拘儒不通之論然也使得通儒之論成周之政則宣帝知霸術不足任而王道興矣昔齊宣王好世俗之樂孟子謂之今猶古也夫鄭衛之音與雅頌之音遠矣孟子引而同之豈為佞乎急其本而緩其末也夫與民同樂者樂之本聲容節奏者樂之末使孟子進雅頌而退俗樂則

雅頌未必見售而與民同樂之樂不得明引而同之則宣王遂好之矣遂好之而道之與百姓同樂其本舉雖得古人之名跡而樂民之心與樂民之實已無愧於古之人以善稽古者也漢高帝之初朝廷鄙野無綱紀武夫健將至於斫柱爭功安危之機朝不及夕安得百年之餘暇而積德哉高帝患之使叔孫制禮儀取諸生於魯魯之二生尚持以為不可嗟乎學古所以傳道拘文曲說使其言可棄而道不興古之聖人何所望於後世

之士是故君子貴通變通變者黄帝堯舜之所以使民不倦者也士之制行不詭于黄帝堯舜亦足矣

知人論

書言堯畏壬人而以知人為難壬人共工也共工静則能言用則違之言則甚巧行則甚拙色則淑令心則匪臧夫有言而實不至善外而衷不稱視之似君子察之為憸人苗莠亂真朱紫奪色人物之難知而聖哲之所不敢易者也然聽言而觀行行既形而真妄之言辨視

色而察心心已得而情偽之色分静言庸違象共滔天者尚可以表裏參察而無失也至有静則無言用則成效言則非巧行則可觀色則未令心則甚善視其初真忠臣良士也無纖芥之可疑至其終或腹心不可保而違負顧托背忘德義以敗大事者人之難知一至於此可不慎哉昔徐世勣保黎陽之富據李密之地西界於汝北抵魏郡東濟於海南臨大江人衆土宇足以為功矣世勣不自以為功而使李密獻之終始之際有可觀

者及平建德俘世充破延陀降突厥所至盡力動有成效又非行與言違心與貌異者也故文皇謂之忠力可託大事至於斷鬚和藥以治其疾所以待之者至矣文皇既沒高宗即位寵以三事之任委以宗社之計隱然以元功重德為國老成人君恭已視其所左右以為輕重於斯時也當挺然特立與社稷存亡臨大節而有不可奪者捐軀碎首無所顧恡至立武氏高宗迫衆議而未決視其言以定可否利害之幾大矣乃忘公徇私圖

寵避難不肯正救至謂為天子家事無忌遂良見誣至死無一言論列低徊循嘿與義府敬宗之徒相為表裏與李密何厚忘文皇何速歟葢世勣非本忠義而能厚李密善觀形勢以要可喜之名者也以神堯之興運文皇馳騁而經營之密之驍雄猶為降虜人衆土宇豈勣之所能保哉知其不可有也由已上之賞不加厚而負掠美之名歸之於密義不忘舊而無失賞之患文皇見其一不見其二視其外不察其内未嘗少加意而叅校

利害審觀情勢按其跡以為忠義而信之誤矣人之難知也如此夫利小則捨利而為義利大則去義而徇利包藏隱匿相時而動奸憸之尤者常出於此不可不知也故人主貴知人夫人之難知雖堯舜不敢以為易然人主知堯舜之不敢以為易則人可知矣天下事常失於慢易而得於艱難慢易則簡畧簡畧者白黑在前有所不見鐘鼓在側有所不聞而況深厚之情貌乎艱難則審詳審詳者體物相形長短必見志趣左右真偽斯

得參考疑似雖情貌之深厚無所藏其微人之所難者終亦可以無難矣昔高祖論平勃之才世宗託金霍之重卒賴其用以安社稷言若符契無有僭差嗟乎高祖世宗之智未優於文皇然而所知異效者則亦有難易詳畧之辨也

相論闕

守令論上

覆載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以為耻而况于民

乎故施德布政有先後之倫若惠澤之所浸被則內外遠近一而已矣天下方知萬里元元之民散乎山林川谷中異趣殊尚情狀萬態然而利害之端雖在數千里之外必聞於上良法美意雖出於九重之深嚴必達於下者郡邑之官有其人也人情之所難通德澤之不易及常在遠不在近在小不在大遠小之官尤人主之所宜慎近治而遠弗洽內見德而外有受其弊者未可以言功業之成也千里之命制于一守百里之事聽於一

令善郡邑之官者亦善其守令而已守令善則天下之民受其賜矣守令之官得賢者而為之則善否則曠而不治人主易其事而弗慎汎然與人而不加擇則賢不肖並進而莫能盡善積資累任人人可以循致世之所謂豪傑茂異之士取而聚之于中有不稱者乃以補外未可以言慎而有擇也一郡之大一邑之小當有弊事遺利使賢者為之必將更張興造去其所病而建經久之業上下牽制而不得有為雖有善者無所騁其才無

以異於不賢者也操成法以從事進退之權制於上官宜於民者或戾於法闗於法者或弗當於上官之意後時而失利者十常八九未可以言不牽制而得騁也事有速成而功淺利薄而效遲者賢者之所為寧遲而不欲速慕博而踐事淺數更易而不得久於其事則事淺者或成而慕博者不效守令之官遠者不過三歲近者一再朞而已未可以言久於其事也人情勸賞懲罰誘之以所好則賢者盡心而能者盡力隨之以所惡則姦

儉易慮而偷墮抗志勤弗見異曠者無害誰不解體公卿有闕取之臺省近侍不及乎二千石之賢者賢敎良宰與斷斷自守之人同條共貫踈怯愚墮儉巧姦欺弗見黜罰未可以言懲勸也任人以事得其心篤於所務則堅致而有成心不得則呰窳偷脫無所不至去來有時進不待公人誰盡心守令之官未得者計日而望得既得者計日而思去譬如行人之更逆旅傳舍爾非志意之所止未可以言得其心也五者之弊有一於此不

足以駕馭豪傑經世而濟功而況無有之哉故法不可不慎昔之人以侍從之賢九卿之貴牧養遠民郎官高第外吏積功乃得為邑知不可以非其人也子賤去掣肘之法龔遂奉便宜之詔知不可以有所牽制也漢宣之時守令有勞則增秩賜金璽書勞問未嘗輙遷徙知不可以數更易也刺史課最天下則入為三公令長政績尤異則升為刺史高者或以治三輔否則放棄斥逐不復顧視知不可以無懲勸也守令之官非以功遷非

以罪廢無輒去之理不以序進之法誘之知不可以引其心也龔黄卓魯非有大過人之才際會以成其名爾後世豈無其人哉所以駕馭之法異也輈之良者馬力雖盡輈猶能一取焉法之於人無異輈之於馬操良法以馭奇士所就非直龔黄卓魯而已當有可觀者焉不可不勉也　古王朝之官尊者止於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所以重諸侯也重諸侯者為其與天子牧養下民也後世與天子牧養下民如古諸侯者守令也守令

之官亦宜在所尊重乎夫督税租配力役聽詞訴決刑獄不足以盡牧養之道盡牧養之道者必有宮室戶牖以居之米穀鷄豚以食之蠶桑麻枲以衣之百貨器用以利之教化訓道以善之好惡禮法以制之使民無凍餧之患而漸仁義之訓入有父子兄弟之恩出有君臣上下之義不冒憲禁而有耻且格然後及於租税力役詞訴獄訟乃牧養之功也然守令不見尊重則牧養之功不立何則不尊者其勢卑不重者其勢輕守令之官

甲而輕之則吏民不訓不尊者人弗榮不重者人弗懷

為守令者弗榮而懷之則賢不盡才以不盡之才臨不

訓之民牧養之功無時而立矣又況非其才者乎故守

令之官貴尊重若計任舉以為令積資考以為守長才

雅望擢任臺閣列為監司循默之徒分處郡邑依資補

授守令高第未嘗褒進清要不稱出為外官或執政大臣

盤淵進退者悉典上郡為小邑者既以踈淺而廢功業

據名都者自謂流落而不事事中下之郡上中之邑因

資馴致者苟簡歲月指日待去不以吏民為心有肯為者或牽制上官逼迫遷代謀不得遂制置如彼風俗若此皆非所以尊重之也夫執政大臣重勞以事者留之京師奉朝請可清要之官有不稱者置之散地示沮勸可也何必剖符分竹寄以民事乎郡邑長吏宜一切選才去資考任舉之格稱職者使久於其事展盡底蘊監司上官董領大略勿為苛細如漢刺史六條之制使得馳騁略小節旌片善令長高第擢補守倅郡守尤異入

為公卿則守令尊重而牧養之功立矣茲數事者皆世之可行者也不知變守令之法以圖治皇皇然求天下之平難以言智矣夫公輸子工之巧者也無規矩斧斤則雖有梗柟豫章不能成器械無目力臂指則雖有規矩斧斤不能致其巧天下者人君之梗柟豫章也良法善政天下之規矩斧斤也不得良吏奉承而須宣之何異公輸子而無目力臂指乎今之郡守縣令人主之目力臂指矣成周之時以六官之屬分治鄉遂中郡之吏

猶足以訓導千里今宫城之外則尹之職也國門之外則令之任也人主豈直正朝廷之上釐百司之事而已哉必將協和萬邦使黎民於變時雍也天下方制萬里州郡以百數縣邑以千計星陳棊布徧于海内遠去京師數千里近者亦百餘里川谷異制風俗異宜雖堯舜為君不能家至户曉而道其善伊周為相不能身為人給而致其恵亦選賢任能黜陟幽明振其綱領要其成效而已千里之命制於一守百里之俗宰於一令使賢

者為之則誠心正意盡公屏私不以位卑而弗勤不以地遠而弗敬識慮明達周知利害情偽事至必斷動無過舉姦黠僉佞不能營惑術業贍富政事淹練足以長善懲惡宣明教化勸相勞來撫循吏民朝廷有善政良法則悉心盡力達之於下雖山谷僻陋之地海隅荒忽之俗必使受其賜有不便者請之於朝不以撓民敬君之事如父之令愛君之民若保赤子苟利於國苟便於民雖觸忌諱冒威怒不敢顧望徇私忘公以求便安如

是則戸口滋息財用贍足率禮訓德而有耻且格矣使不肖之人為之不肖之人猥瑣蒙蔽淺陋輕脫已不足以周物之利害照人之情偽立政立事勝殘去殺矣加以無向公之心挾徇私之意不量材不度德惟利是嗜苟得無耻思慮經營不及所職朝廷雖有良法美意不能推明宣布於下具為虚文使民不被其賜有不便者民雖甚病顧望畏避不以上聞專務以趨和為事時務辯治則肆為慘毒殘剥生齒而不顧濟以寛厚則法之

所禁者一切縱弛敗壞綱紀而不問以謂不如是則不足以奉朝廷之意趨時變之宜彼其心非通知治道之理真有意乎奉朝廷之法也直奉迎時事干譽慕進以成其私耳所使承流而宣化者若是而欲使天下之民富庶以書底于平治其可得乎唐元紫芝為魯山令明皇大酺召郡縣聲伎捋較勝負時守令人人爭飾倡優為瓌麗之玩紫芝獨將樂工數十人而歌于蔿李德裕觀察浙西敬宗命造脂盝粧具索盤條繚綾千匹諫而

弗進陽城守道州歲貢矮奴奏而罷之此皆近世守令之賢者無顧望趨和之心者也故當時賴其德前史載其美使為守令者忠于國愛其民皆若是三人何慮不治魯國之政未及於善子賤為宰單父之民彈琴而化漢宣之治不為無術龔遂未用渤海盜賊彌歲不解故知人主之吏惟守令為急守令善而郡縣治郡縣治則天下無事矣　世或有謂兩漢多循吏者去古未遠世質民淳故俗易訓而政易成此殆不然試粗論之夫民

猶水也水之為物踈髙以注下則隤崇崖轉巨石無所不至瀦之以為淵則湛然澄寂寄遺籜汎脫羽而不運是豈水之不同哉驅制之勢異也故紂桀在上百姓鄙夭湯武因之躋于仁壽若曰古則淳龎歴世既逺浸以彫喪自有生民以來迄至于兹不識幾千歲矣天下之人當為魑為魅詭譎變怪不可復治何今日之好惡趨舍曽不少異於古之人是知民無有不善亦無有不惡世無有不厚亦無有不薄視訓道者何如耳太上示之

以德故淳厚之風立季末牖之以刑故佻薄之俗成使今以商周之政治民雖使為商周之民可也何但兩漢而已哉循良之績盛于二京後世守令鮮或可擬有自來矣昔秦人以煩苛察吏民罷瘵喪其大寳劉氏得之以秦為鑒矯枉便民道崇寛大政尚簡易故雖建守令以分治郡邑而駕馭維制之方不異于古分符竹者擅一郡之政綰銅墨者專百里之權賢能之士得舉以自輔姦猾之黨得誅以正法久於其任民吏服習雖丞

相遣吏分部按刺所問止於六條糾其大過而已法既
美矣加以閡規吏曠禁綱疎闊期會簿書目不煩數郎
吏賢者始得補令郡守高第入備三公兩漢之盛其制
若此故龔黄抗清塵于前卓魯振高風於後其餘英猷
茂績應時而造者不可勝紀咸足以光華帝載表著方
來夫魯邑為政先虞掣肘渤海勝殘終以便宜郡邑之
勢古今之情未之或異後世馭縣以兩漢之術則兩漢
之吏出矣不由其術而冀其效何異指燕然而馳轅庶

游目於七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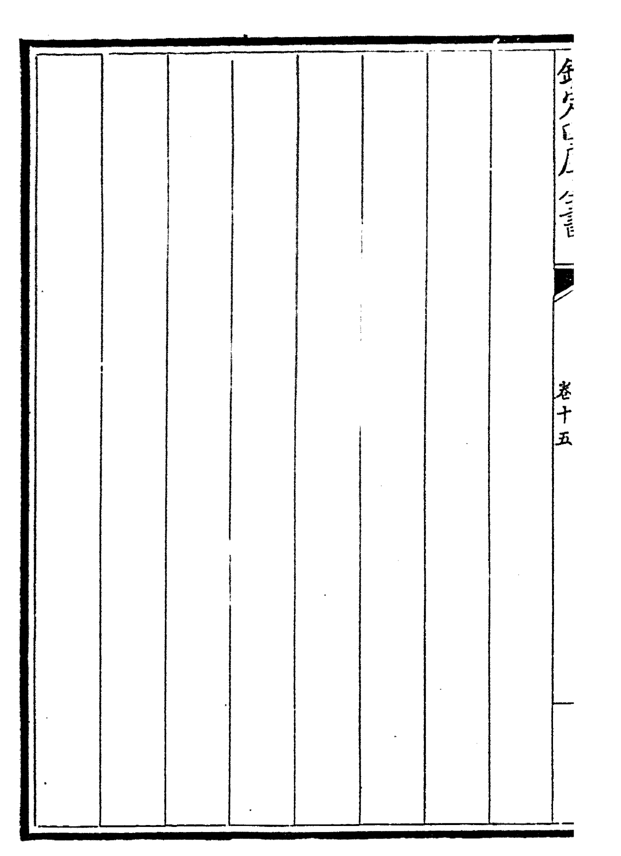
守令論下

心不靈者神志瞀亂腹不寧者血氣淫衍目不見者不識日月耳不聞者不知雷震鼻不通者羶香不分口喑嗚者疾痛不言手不遂者食飲不執足跛躄者跬足不前五官四體心腹六臟皆得其類不失故常則生理足而無憾一物有一疾一事委廢雖未遂殂殞不得為康寧完具之全人生生之意無聊矣故君子內外並愛而

小大兼養然則世言手足之病可緩而心腹之疾不可不養者非歟曰存性保命運臓榮氣以立生理涵精養神發揮思慮以役手足者心腹也此身之本也經營往來傳心腹之意達於事物秉執踐履采物滋之美以養心腹者手足也此身之末也心腹手足不幸而皆病勢不可以兼治則先心腹而後手足急其本也若心腹和寧靡有疵癘手足之末或失其平又惡可緩而弗治乎此養生之大畧也古之人觀養身以養天下斯可以言

養天下之術乎夫朝廷天下之腹心也郡縣天下之手足也腹心安而手足病者不得為完人則朝廷正而郡縣有不洽於理者未可以為純治之世郡縣之本繫于守令守令之才何代不生弱魯之微而有宓子童子之智而有子奇龔黃趙張卓茂魯恭之徒皆非有大過人者而名實之美後世若不可及何哉今畎壠之上圭蓽之人有一畆之園環堵之室必索綯乘屋築理藩垣育雞豚殖桑麻雖勤而不舍者已之有也非此則無所歸

也乘軒服冕之使籯金懷璧之賈更傳舍過逆旅視其室宇之頽落垣墉之圮毁器用之敝乏草木之荒蕪如目不見雖易而莫肯為者暫託宿之地也曉則舍此而進於彼也此豈人心之不類哉物使之爾故驅道之勢君子慎之使為守令者視郡邑如野人之視一畒之園環堵之室無若使者之更傳舍商賈之過逆旅託宿於此而希進于彼將見究賊子奇龔黄張趙卓茂魯恭之才續續而出矣不獨稱於齊魯二漢之世矣



雲溪居士集卷十六

宋 華鎮 撰

論六首

蠹論一

聖王所以阜安生民善美風俗濟平治之功者進賢退不肖振遺革弊以正官人以善政事而已後世亦嘗進賢退不肖振遺革弊矣然而官人不加正政事不加美平治之功未云獲者則志之所趣有不同也人各有志

志之所趣有公有私公私相反如氷炭方圓不可得兼狥公則忘私營私則背公夫志於公者惟君民之念苟益於君而便於民則為之不以恩怨疎戚好惡利害之情自貳謂可進者必仁賢也謂可退者必邪枉也謂可振者必衆之所欲也謂可革者必人之所厭也故仁賢在位衆職咸舉邪枉見黜而庶官無曠良法必用而上無遺善宿弊必去而民無受其患者故官人正而政事脩平治之功起也志於私者則不然計其身不惟其君

顧其家不思其國苟利於己雖負君而賊民爲之不疑謂賢而進之者非厚親戚則善故舊也非報恩德則媚貴勢也謂不肖而退之者非復仇怨則傾素望也非嫉違戾則茹寡弱也謂遺而振之者非趨世之所向則苟異前人之事也非謀己之私利則徇私智之所好也謂弊而更之者非嫉前人之功則迎時事之變也非避己之害則持偏見之所惡也故賢者未必進不肖者未必退振而起之者未必利革而去之者未必弊故官人不

加正政事不加脩而平治之功未云獲也夫進賢退不肖者沮勸之所在人主操之以馭多士振遺更獘者利害之所繫人主審之以定理亂士有進者天下咸知以親戚故舊恩德貴勢援而見進也未必賢也士有退者天下咸知以仇怨譖愬違戾寡弱毀而見退也未必不肖也事有興者則以媚時苟異謀已私好之人獻計而興之也未必利也事有廢者則以嫉善迎時避害私惡之人自謀而廢之也未必獘也若是則所進退者尚足

以立沮勸之權而廢興者尚足以定利害之幾乎非惟
汩利害之幾敗沮勸之權而已貴者為之賤者斯效之
矣大臣行之小臣斯從之矣有諸內必形諸外發於近
必達於遠貴賤小大內外遠近人人背公家而營私利
蠹莫大矣昔蕭相國與曹參不平至何且死所推賢惟
參參代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齊桓（案原本作威係避諱）
公還管仲於魯取之桎梏之下位於高國之上鮑叔之
力也管仲病桓公欲用鮑叔管仲以為不可而舉隰朋

漢昭帝時宮中嘗夜驚擾霍光疑有變就郎索符璽不與將奪之郎按劒曰頭可斷璽不可得明日光薦郎詔增秩二等郭子儀與李光弼同在朔方雅不相善及子儀為使有詔光弼中分其兵光弼匿詔不敢言入要之以死子儀下堂執其手曰今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遂分兵遣之勉以忠義執手相別至於泣涕天下之士言必稱姬孔視蕭曹管霍汾陽臨淮猶碔砆爾至好惡予奪之際或有媿於二三子者何哉豈書所謂知

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乎

蠹論二

世俗之言曰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濟寬以猛則獘於刻核而其害與寬同不可以為治救猛以寬則獘於縱弛而其害亦無異於猛不可以為治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天下果難治而世之法令果未皆善歟殆或不然天下甚易治世之法令非未善也然而治效不見而獘隨以至有可疑者則亦

未聞持衡之説也果聞持衡之説則法令之未善世治之難成不足多怪矣何謂持衡之説夫持衡者心手相得則權之所脣動與物鈞而衡平心知輕重而指無凖繩則終日進退而不得其正雖銖兩之物莫能權矣何則夫前仰者心知其輕則引其權而進之進之已甚仰斯俯矣前俯者心知其重則抑其權而退之退之已甚俯復為仰一俯一仰皆非平也故終日進退而銖兩之物不能權矯枉革弊圖新治功者必有法以成其政然

制法在上而推行在下人主雖知獘之所在而寛猛時
用各有攸趣矣推行之吏意或不然近臣希望風旨遠
方迎合朝廷郡縣趣向監司上下風靡彌甚翫法則洗
垢索瘢慎罰則輕釋有罪理財則錐刀必取厚下則國
用不慮問其縱弛則曰朝廷方尚寛厚不得不爾也問
其刻核則曰朝廷方務謹嚴不得不爾也不知謹嚴不
在於刻核寛厚不在於縱弛刻核縱弛則過於已甚而
害治失寛厚謹嚴之意矣忘公徇私不顧忠義之責者

早夜思念自以為不若是則不足以容身固位希進苟得持其說甚牢行其志甚篤坦然自以為善謀而得計不可或異特立之士不徇流俗守常德以從事無俯仰將迎之意者不見惡於等夷必見怒於上官甚者或沿以擯斥矣朝廷雖有良法美意無與推明而奉行之皆轉而為弊故下不得受其賜上不得收其效上下之勢果有異於持衡之人指不應心者乎由是言之經世者未可謂法令雖善而天下不易治也亦務去蠹政之人

革承望之風而已

蠹論三

昔者聖王不作道術散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當是時也儒有孟子者負命世之才傳聖人之學懼邪說之蕪民悼王道之不昭於是騁仁義之辯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謂楊墨之害侔於洚水滔天蠻夷猾夏猛獸禍物亂臣賊子距之所以承禹周公仲尼三聖人之業也蓋楊子以為我而無君墨子以兼愛而

無父夫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治安之綱紀也立言設教而率天下之人滅大倫亂綱紀同於禽獸之非類矣是宜君子力距痛詆而滅息之也故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釋氏以理性之說倡道天下謂至妙之理本無名物善惡空有悉從妄起人之靈性此理皆具惟五官接於外七情感於內心之思慮道不足而引於物故靈性彫喪而至理遠矣惟為佛者乃能外覺萬有之為妄內覺一性之為真真妄已分則契

至理爲佛之法去妻子之屬棄父母之養絕祖宗之緒捨君主之事兼忘則視形骸如糞壤無愛則視草芥如君親以楊墨之道觀之其爲絕滅綱紀廢亂大倫甚矣天下之言皆曰三者之教本乎一道至於盡理性之說則儒不如老老不如釋至謂小民不畏刑誅而畏報應之說刑誅不足以懲惡報應人懼而不敢犯是爲有補於王道此亦未之思也夫小民所以不畏刑誅而畏報應者爲刑誅僭濫而報應不可僥倖也使世之刑誅如

報應之說無僭濫而不可僥倖則小人知畏而無待於報應之說矣不知正法以為治而恃無形莫考之說以冀萬一智者弗為也舉天下之言不及仁義忠信而惟理性之說不稱堯舜姬孔而惟釋氏之誦先王之道不著西域之教流行使孟子復起不識在所取乎將在所距乎如在所取則吾不知也果在所距則天下之風靡然惟理性之尚者不可不革夫鮮衣美食溺妻愛子耽黷玩好奔走勢利玆數事者釋氏之所先去者也天下

之人未能忘此而喋喋然曰理性哉理性哉此釋氏之罪人遵其戒律盡其宗旨如其書之所謂佛者本不足以經世又況未免為其罪人者惡足以濟王道乎徒捨仁義之學而論理性捐名教之習而談清淨使志意隤惰辭氣爛漫至於尊主庇民忠義名節之際往往逡巡而不肯為所至之地庠序不顧兵刑未省聯䌓方駕懸慜塔廟與一二緇流促膝劇談側影移晷而不知倦俯仰如意片言適情則過譽借聲使同佛祖徒使無知小

民觀望承效競先奔走破家廢業黜妻親毀形骸捐性命者多矣蠹獘風俗其有大於此乎夫楊子取為我其義失於無君非捨君也墨子兼愛其情失於無父非棄父也然昔人距之甚力釋氏棄君親滅忠義過於楊墨遠甚天下之士恬不以為怪方且譽之不暇尚距絶之何有哉昔兩晉之風所以不競者當時士大夫非無奇偉磊落之才經世濟功之術徒以承漢末之流風習曹魏之逸韻祖述柱史宗師園吏尚清談貴名理窅然慕

林下之風氣以禮法為桎梏視政事為塵垢士有不由此者天下共指而笑之謂之拘儒俗更及風俗既靡而禮法壞敗政事頽弛於是魚爛氷釋不可支維鑒晉人之流蕩視清談之敗俗理性之漸殆不可長

蠹論四

仁義禮智孝弟忠順為之在人求之可得者謂之性死生壽夭貴富賤貧制之在天求之不可致者謂之命性有正有否命有吉有凶正者吉否者凶天人之理報施

之常也然正者未必吉不幸而凶者有矣否者未必凶幸而吉者有矣修性而不失其正以順受吉可以無媿以不幸而或凶可以無憾性之不修而失其正者以順受凶自取之也能無憾乎幸而或吉非所宜也能無媿乎故君子修性而不言命命之在天者聽之而已商王受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祖伊述之以為戒武王數之以為罪天命之說微矣故孔子罕言而子貢不得聞古之善言天命者莫詳於孟子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天命之所制非人之所能為也如此則知天命可聽而不可圖可圖而為之者修己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言不以天命貳其心敬修其可顧也知此則知天命不在人事之先已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言人事盡然後可以言天命人事未修自貽伊戚未可言命也如此則在我者君

子之所當盡也又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言盡其在我者而不度其在天者也如此則知物之在外者雖出於性君子不敢殉理之在內者雖制于天君子不敢怠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賔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言外物在所忘而德性在所善也如此則知求此而不求彼已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言物不可必得而善易致也如此則知志於道而不惑於物已志於道者其爲善也安不惑於物者其所遇也自得此窮理盡性而達乎天命之極致者也盡性命之說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顔回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內

外之分素定榮辱之境素辨故也古之人所以貴知天命者貴其能與此也天下之人亦貴知天命矣然不合於古之人天下之言命也考時推日約消息滿虛以求吉凶禍福之期計死生夭壽之數也謂有其期者積日累月時至必應賢者無所補不肖者亦無所失有其數者脩短疾徐物無僭差仁者無所益不仁者亦無所損以功見賞以仁致壽則曰時命然也非才力德善之所預以罪見罰以鄙致夭亦曰時命然也非愚暗過惡之

所召夫賢者貴不賢者賤仁者壽不仁者亡聖人之訓也有功者賞無功者廢有罪者誅無罪者置帝王之法也此兩者相資以為用人主操之以勸善懲惡礪世磨鈍濟功業而杜暴亂者也舉天下之人皆曰有期有數則是賢才不足尚事業不足為德善不足勉罪惡不足避爵賞刑誅委為虛器而沮勸之權不行矣人主何以誘善良禁姦宄濟功業止暴亂乎天下媮脫茍簡陵厲恣肆不以修飾篤懋敦厚畏敬為意其弊起於命說勝

而人事輕命說之為蠹亦已甚矣王者將大有為命說之蠹不可不去

論事　闕

本末論

今有人曰我能已疾疾膚湊之間攻以砭艾心腹之內滌以湯劑善矣然俗醫知之有曰我能胗脈理視顏色聽聲音審趣舍知陰陽虛實淺深緩急之變而識其疾之所在益善矣然良醫能之有曰我能少私寡慾節情

養性飲食有度起居以時俾血氣不亂於內而衆邪莫入固和平之真素而疾疢不作則善莫加矣然非有道之士不能為之葢識砭艾湯劑之宜者未能知疾疢之所在故俗醫不若良醫知疾病之所在者不能使之無疾故良醫不若有道之士善養生者必從有道之士而舍良醫之術良醫之術猶在所舍而況於俗醫乎養民者猶養生也刑姦誅暴稱情定罪上下輕重不失其中斷獄之能也有司守之察言觀色參伍以事情偽無爽

曲直必明聽訟之賢也師尹任之和之以樂節之以禮漸摩仁義之術使民陶陶然日遷善遠罪敎化之善也王者尚之故聖人道德齊禮不先政刑道之有弗從齊之有弗一迭相陵犯或失其平至於獄訟然後師尹聽之以要其情有司明辟以治其罪斷獄聽訟既非聖人之職又非聖人之意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無訟者禮樂敎化之功非法律聽斷之所能與然則善斷獄者識砭艾湯劑之

宜者也善聽訟者知疾病之所在者也善教化者能使之無疾者也養身則慕有道之士養民則用有司之術是所用以養民者或未盡矣律令之書有斷獄之具也士學律令而得利祿與經術之人俱進史通律令而見優擢與勲德之士並升上之所求下之所向今之所學後之所用以律令之選取律令之人任以養民不謂之以有司斷獄之術養民乎善斯術者不過於張湯趙禹聖人之治豈直使一世之士為張湯趙禹哉豈直以湯

禹之術養斯民哉何士而無德何世而無才顧上所以求而取之者如何爾汲水者以杯則滿杯以罌則滿罌臨鑑者在西子則美形在嫫母則醜見世之才如鑑而士之德如水以伊呂之事求而取之則士學伊呂而伊呂之士出矣以申商之術求而取之則士亦惟申商之學而申商之士出矣律令申商之遺術也申商之術安足以美聖人之政者也

官論

事非官不治功非事不立設官以治事立事以濟功三五所以成帝王之業也後世官冗而事不治無以濟功適以為蠹其勢必有異於先王而為弊者不可不察設官不欲多多則冗省而不善其事亦未免為冗官任事必惟其人非其人則事不舉置官而不因事亦無補於治功故官有四冗事有二不治庸墮邪枉不與焉不知去四冗二不治而務并官省吏復古之名以要成效其為術亦已疎矣并官省吏不審則事有闕復古之名名

同而實不至故疎而不切人主清心寡慾不務興造則事簡而不冗隨時建置趣於無缺則員少而不冗為官擇人不求備員則當賢而不冗官必任事不以假所好則有功而不冗如是而四冗去矣當賢則事治有功則事治如是而二不治去矣四冗去而吏無蠹二不治去而功業可濟三五帝王之隆其庶幾乎昔太皡氏以來紀官以瑞物故有龍火雲鳥之號高陽氏而後不復遠紀命以民事而帝王之道殊途同歸然則官不在名書

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亦克用人成康之盛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刑罰厝而不用頌聲交作有以告於神明帝王之功業何異哉然則官不在多寡漢世因循簡易無用秦官不聞有二世之弊宇文氏盡復成周之制炳然可述不聞有成康之效張洪靖幷省官吏時多缺事天下洶洶李泌行之利歸縣官士論無恨然時亦不加治此皆前世已然之事也其為術何如哉智者可得而察矣　先王馭吏之大權有四曰官爵祿賞

旌以車服厚以金繒所以勸有功也故賞以功加國君無十卿之奉大夫倍上士之秩所以稱其官也故禄以官制列五等以辨王侯之分建六等以異諸臣之名所以彰其德也故爵以德進明水土者使為司空善播殖者使為后稷所以因其能也故官以能授以能授者才有所善則命之德雖未純無害於以能善其事也苟非其能雖有甚盛之德不强之以其所短以德進才雖不完無害於以德受其名也苟非其德雖有髙世之才不

假之以其所無以官制者居其官則食之功雖未立無害於以官受其秩也苟非其官雖有可賞之功不給以常廩以功加者功有可旌則與之雖能非所官德非所爵無害於以功受其賜也苟非其功雖有尊爵高位不益之以濫賞爵號旌勸之虛名祿賞役使之實利虛名人貴而不懷實利人懷而不貴先王以是四者相權而用之故賢者致其心能者竭其力百官以治庶功以成後世沿革有散官有勳官有職事官有爵有祿有賞散

官尚名猶爵也勲官尚功猶賞也其所以分職釐事立中外之政者職事官一官而已此則古之所為官也夫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以治事以時異官以事設名稱不同則職業相逺矣仲尼之門淵騫二冉以徳行稱宰我子貢以言語顯冉有季路以政事達子游子夏以文章名一人之才不足以兼善天下之事也久矣黄霸優游於結課而寂寥於論道者通近務而昧逺圖也管仲謀鮑則鮑困相齊而齊霸者拙於用小而巧於用大

也故麗於天者不可使潛於淵翔於夜者不可使奮於晝班倕妙絕於械器使之調絲竹則曾不若鄭衛之伶官曠晁致察乎韶濩使之辨五色則曾不若三尺之童子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長者用之不勤短者强之不能粵人巧於為鎛胡人巧於為車使越人為車胡人為鎛久於其事必有能者然不若因其所善而用之敏且工也故唐虞之世五臣分職終身居之不易其事夫禹皋陶之徒皆資聖哲之才負該明之術然猶官有常

職不能相代況後世之士乎故選任必因其能得能必常其任然後百工稱職而庶事咸舉矣若夫有功見賞假以顯要有好見寵置之清切才不過於中人而職兼數官居未閱於歲月而驟以遷陟者謂之為人擇官可也如曰代天理物緝熙庶事則其效遠矣成王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設官分職臨涖天下者無違成王之言然後可

人材論 闕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溪居士集卷十八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沈霽

謄錄監生臣馮克聲

雲溪居士集卷十七

宋 華鎮 撰

論八首

銓選論

士貴多得多而非賢不如其少而賢也取之不慎則賢不肖必並進雖格以流品限以資序終與賢者並官官有大小若代天工治民事則舉相似耳一以賢者任之一以不肖者為之民之幸不幸何相遼哉仕進之門不

欲雜夫承學之士雖機悟敏慧超絶倫類必十年觀書及史講明道義考合古今漸摩師友之訓涵泳庠序之教然後能應有司之程中科第之選閥閱子孫雖生而見任必既冠然後蒞官聆父祖之話言視先生之行事漸漬名教之益由有知以來亦十有餘年矣此兩者猶或愚不達事佚而敗度彼誦經而不知旨論法而不見德刀筆憸巧之人奴隷奔走之徒農桑百工輸納金粟者其人可勝言耶果無異於承學之人世胄之子則流

品可去而資序不必用流品資序賤彼貴此則是道有所在而才有不足任者使有道之士與不足任之人並流交騖更用迭舍三人守一官六載一任事何哉新造之世人材未富務博選以集事如彼等者或在所録然猶審較短長因能任使承平既久多士濟濟奈何舍有道可用之人俾闒茸不足使之徒積勞循格指日任事而奪之治乎此弊之大者也夫官尚選任選而不盡其才無以異於不選聽言語則有言者不必有德易言者

常以敗功觀容止則禹行舜趨無顏閔之賢巧言令色非仁者之器等勞効則積資累日可以得常人繩墨委曲不足以致竒士省過失則庸夫以循嘿自守儉人以機巧僥倖此皆不足以盡人才故選任之法欲精漢世之士為善於家然後名於郡邑著名郡邑然後辟於公府因鄉里之選而察舉之其後也士無三代之才非選任之法未周所以教養之者異也李氏專委吏部以四事選士事同者差以才德勞効其弊也士無兩漢之人

非人才之不同所以擇之者異也舜之稱堯曰咸若時
惟帝其難之故憂驩兜畏巧言令色孔壬臯陶之戒舜
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夫堯舜
聖之至也以舜之濬哲不能以貌言知士必因事考行
以行觀德智愚賢不肖果身言書判之所能察乎以堯
之聰明不敢以知人為易而憂畏凶人千萬人之心果
一吏部之所能知乎李氏之術固已疎矣若夫視拜起
觀書禮問年齒其法不過察手足耳目之有無疾痛而

已凡無疾痛者皆在所用曽不少問其才否視李氏之四事又何如哉觀人之術觀之者衆而所觀者寡則審而無遺久與其人游則心術可得故先王之建官也慎選其長而已若其屬則使官長自擇取焉朝廷之所選者庶官之長官長之所擇者一官之屬則觀之者衆而所觀者寡将命之以為長取之以為屬非久與之游而得其心莫敢或用故世無遺才而官無匪人先王盛時教養致詳人才致美選任之法猶精慎而不敢易後世

教養人才不迨先王遠甚而吏部之官至則擬授爲之銓選其術亦異矣

任舉論

世之治亂生於事之修否官得其人則事修而治非其人則官曠而亂由之以生今取士不由鄉黨黜陟不由考比外官委郡守監司保任之内官則本司長官保任之吏部據其所任而受用其人任以爲令則因以爲令任以爲幕職則因以爲幕職任以爲京官則因以爲京

官其人苟無大過皆得序進至其賢否吏部一不可得而知也則吏部第為出納之地若銓擇審察之權則舉在於郡守監司與在京諸司之官長矣執銓擇審察之權者果聰明足以識别賢否於取舍無所蔽盡心公家唯才是任不以寒素貴勢親疎德怨貳其間則歲舉之數誠亦足以得天下之賢才矣一有不然而歲舉之數不可損則賢者未必被舉舉者未必皆賢雖才如屈宋行如曾史或不契其所好或適出於寒素或無一日之

雅或有纎芥之怨則必擯弃而不顧貪汙之徒冗末之類茍有所挾將冒薦論與賢者同升於上矣況斷斷自守者哉然知人之妙堯舜所難賞識之間鮮或無蔽又高貴勢下寒素厚親薄疎録德匿怨者常多是焉足以盡天下之賢才乎雖朝廷約束舉非其人者有從坐之責然秉權藉勢挾親怙舊者儻有過惡例相為隱茍至貫盈罪不可掩則舉者得以首原故人不慎所舉而僥倖之徒得以公事營私也今天下清吏多士並用郡守

監司與諸司官長皆一時高選然習以為常其來有素弱者撓於權勢慤者溺於私計非見善明用心剛者未能不混於流俗今膏粱子弟資考未盈薦者數倍寒素之士周旋勤勞鮮或登格豈賢才皆出於彼而此無一介可賞之善哉誠所居之地不同耳今歲舉有限而選格三五為約及格之外乃為虛器恐遺寒素之可舉以益貴勢之無用則在彼何優而在此何劣今則制科條俾舉職令者不得過四人舉京官者不得過六人已及

格而闕者聽舉及格而止任其終身有累不得以首原則人知慎其所舉而朝廷盡得天下之士矣

考績論

庶績咸熙而帝道成兆民阜成而王業固卿大夫盡瘁於内五侯九伯效職於外内外庶官人人治業赴功不為趨競故庶績咸熙兆民阜成道格上下德施方外帝王之事業備矣夫登三邁五比隆前聖者世主所願得於身者也治業赴功不為趨競者世主所願得於人者

也自漢興以來千有餘歲欲治之主可為之時多矣人主未嘗不以此為意議臣未嘗不以此為說所以講求之意甚篤然而趨競之風浸盛赴功之俗愈遠庶績無咸熙之效兆民無阜成之利帝王功業未足以擬唐虞成周之盛者豈無說乎試粗言之夫天傾西北而七政無左旋之象地缺東南而百川無西傾之流非天地之類有殊則勢使然也由漢以來人臣急趨競而緩事功不及唐虞成周之士者豈皆人材行義之不逮乎亦驅

導之勢異也故人主法制施設用舍之際不可不慎夫唐虞之際黜陟幽明本於考績成周之隆廢置誅賞詔以會計漢興以來考績之法不行會計之術不復黜陟幽明廢置誅賞一出剌舉資序矣由考績會計而無剌舉資序則有功者見進而知勸無功者見退而知沮沮勸之典必行積累之資不用進退兩端取之自已不制於人無事請託故唐虞成周之士知赴功而不知趨競由任舉資序而廢考績會計則進不待功而無勸勉退

不以罪而無畏忌劬勞職業者毫髮不獲積日累月者寸進有序馳騖躁進者薦拔常及恬淡廉退者譴怒是慮故漢興以來人知趨競而不知赴功由是觀之果人才行義之不逮乎亦所以驅導之勢異乎今吏部授官有給以印紙者釐務朞歲則所屬以一歲之功罪書之謂之課績代日持紙赴部攷其所書然後擬授謂之判成有意乎考績之術矣然所書不能盡所攷不以詔廢置進官增秩者皆資序任舉合格之人殆亦未足以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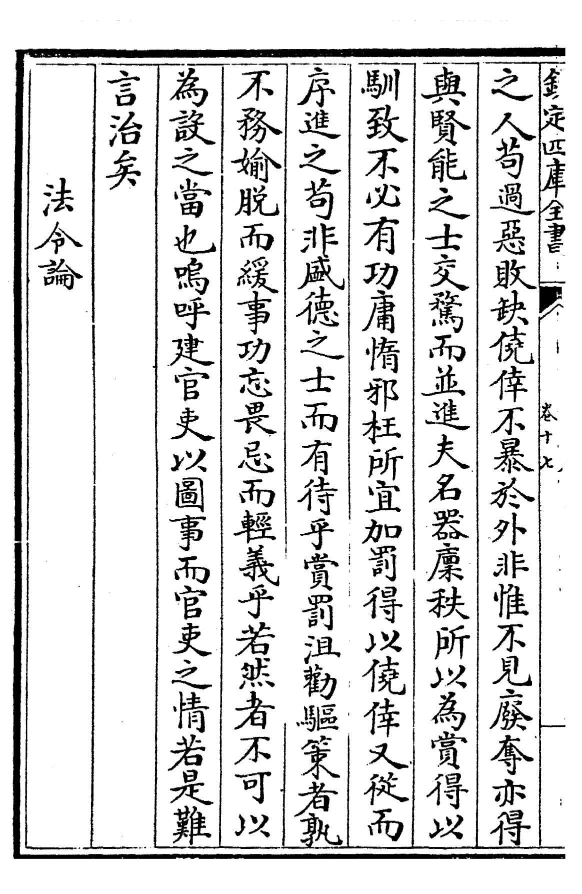
唐虞成周之效誠恐不復考績功實不可致不去資序媮脫不可變不廢任舉趨競不可息古之導人者如彼後之導人者如此而望治業赴功不為趨競如古之人亦異矣

賞罰論

士有由義而行者動則出於義非見利而為之不待賞而後勸不汙於不義非見害而避之不待罰而後懲賞罰之典可以厝而弗用然斯人也世所希有萬國之廣

百執事之衆惡能盡得斯人而用之亦選賢任能材德並建振長策以馭之而已中人之性見所好則勸勵而赴功見所惡則懲戒而遠罪人人務赴功而知遠罪天下之官治矣聖人建中道以為民極寵錫之利雖非所志有功實者未嘗辭賞所以俯已而立經制也故雖堯舜之聖不能去賞罰以為政而況後世乎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賞罰之謂也賞罰之權經世之砥礪不可不用設之不當猶不用也夫有賞無罰則緩而縱

姦有罰無賞則薄而遺善賞不以善則民惑而弗慕罰不以罪則下疑而弗威功浮於賞則確而少恩罰輕於惡則懦而不勝以上賞而加小善則費資而難繼以重罰而責微罪則失士而乏才此數者皆設之不當者也不當則沮勸之法不行賞罰用而沮勸之法不行何異於不用人主所用以為賞罰沮勸者非名器廩秩廢置予奪乎後世官吏積日累久自下升高名器之尊榮廩秩之饒厚不待功善而後得人人可以馴致庸惰邪枉



之人苟過惡敗缺僥倖不暴於外非惟不見廢奪亦得與賢能之士交騖而並進夫名器廪秩所以為賞得以馴致不必有功庸惰邪枉所宜加罰得以僥倖又從而序進之苟非盛德之士而有待乎賞罰沮勸驅策者孰不務媮脫而緩事功忘畏忌而輕義乎若然者不可以為設之當也嗚呼建官吏以圖事而官吏之情若是難言治矣

法令論

禁姦宄防詐僞使人心一出於中正誠實者莫尚於法令法令先王之所用也前史言漢世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者漢之法令不美於先王耶漢之人心機巧而不可以制耶何效用之異也夫先王之法令不美於漢之法令先王之人心不淳於漢之人心其用與漢異效者先王之治不本於法令而漢本之也先王之人不發其巧心而漢發之也何則人主正心誠意率德而用道以臨蒞天下輔之以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敦禮

樂以導和睦示好惡以明避就則中林之逺兎罝之賤
皆知好德而有賢者之美又况在位多士豪傑美材莫
不興起而為士君子之行矣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法令
可以無用故先王之法令大為之防不勝德教人無所
用其巧而機變之心不發漢之德義不足以風動流俗
又無善教以振發多士之性而輔成其美及其弊也忘
公徇私違義死黨依勢倚法蔑棄亷恥風靡波蕩日趨
於罪戾矣務正德以治其本乃滋益綱目稹緻科條專

以法令籠之不知法令有限而智變無窮故防禁愈微而機巧愈出卒之姦詐不勝而法令為虛器然則駕馭豪傑臨莅士君子德義教化而已非法令防禁之所與能也德義明而教化行則君子益其德能者增其才蔽愚不肖之人有以發明善心而變易志慮法令多而防禁密則義士恥於見疑而不為用智者迫於繩墨而不得為小人投隙伺便騁其巧而莫之能禦是教化行而善否兼得防禁密而君子小人並棄也夫善否兼得與

君子小人並棄其效遠矣為政之術可弗慎乎天下名川三百而江河為大江無一夫之役塊土之費而自昔無患者得其性也河防之用歲以億萬計髙厚如丘陵堅强如鑄金然而決溢時報其未決者惴惴然不能以一日為安失其性也夫水有東傾就下之性順之則行逆之則決得其性者雖無隄防之備水行而不為患失其性雖隄防隆固水決而不可遏天下之性猶水也法令之禁猶隄防也知江河之性知為政之術矣

監司論

記言三王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周官載成周之法小行人以五物書邦國之事而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監統刺舉之術三王四代之所用也夫四海之内九服諸侯地方五千里錫土數千國大者制一州之廣小者亦五十餘里近則王圻之外遠則荒忽之表逆順敬慢能否淑慝何所不有王者有所弗知而誅賞廢置之政弗加焉則紀綱法度將

遂淩遲天下不可得而有矣故雖盛世監統剌舉之術不敢忽也漢制侯守雜治則丞相遣吏分部按剌唐悉天下為郡縣則十道置使廵省觀察此皆廣覽逺馭防姦杜微憲章先王圖久安長治之業者也跡前世制置施設之方雖名位不同政事殊用因時適變各有攸趣要之皆剌惡舉善録功記過察微伺姦陳利明害領畧維綱振舉法度而已未嘗與邦國之事奪守令之治繁苛細碎牽制肘腋使賢才不得為而事功以廢也今州

郡有觀察鈐轄之名而無監統剌舉之實監統剌舉之實一切委之憲漕兩司兩司之任總一路而監統剌舉之由郡守而達名位雖異於商周漢唐而職守則三監行人剌史巡察之使而已其可缺乎誠使監統剌舉如三監行人剌史巡察之官不為苛細不與郡邑之事而奪其治則所以幸天下者甚厚夫人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如仲山氏者常少柔弱之地苟在所茹而事見侵奪剛强之徒雖有罪惡畏而吐之不

敢繩糾是曾無補於天下而適所以擾之也朝廷尊其位命厚其禄秩崇其車服重其權寄期有以補於世非期擾之也然事行而與朝廷之意異者豈制置之術有以使之歟抑選任之官未得其人歟亦在所宜察也

朋黨論

昔之言朋黨者多矣陳司敗曰吾聞君子不黨則是小人然後有黨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則是君子亦有之蓋黨類也人之德志萬殊要其大致兩端而已不出於

義則出於不義出於義則義者之類君子之黨也出於不義則不義者之類小人之黨也君子有黨而無比故無適無莫惟義之從而不害物小人有黨則比周故忘公徇私惟利之得而惡直醜正是故正邪不可並進而朋黨在所察也雖然膏壤不能無稂莠山林不能無樗櫟治世不能無姦憸要之增收倍穫之田良苗無稂莠之害明堂路寢之材杞梓無樗櫟之雜光明盛大之世君子無朋黨之患何則良農早辨而不使滋蔓大匠精

別而不使叅錯明主照知而不使封殖故也驩兜嘗舍舜禹而引共工矣堯識其是非而小人之數不售管蔡嘗比霍叔而謗周公矣成王悟其姦妄而君子之道不消上官父子亦嘗與燕蓋桑羊為朋而傾霍光矣昭帝察其情狀而妖燄自息惟李德裕與牛僧孺李宗閔挾世隙之私立黨相軋文宗聽之不明擇之不審斷之不果執之不固而使德裕進則去宗閔之所善宗閔用則去德裕之所進四十年間為搢紳憂觀文宗比宗閔之

辨楊虞卿拒黎埴之論李德裕非不知黨人之所在賢否之所歸卒使二人更為用舍而進退朝士大夫未嘗少問其當否功罪也二三人者片言援之則寵以爵位單辭却之則加以竄逐至於熒惑舛誤而不自得乃謂去此難於河北之盜為之慨然歎息是不明不審不斷不固之甚也由驩兠管蔡上官牛李之事觀之明主能消朋黨而已不能使小人不為也小人能為朋黨而已不能使朋黨必立也為之在下立之在上人主進退予

奪之權不爲小人竊取以援已之類而去異己者則朋黨無自而立矣然君子以公義相與猶小人以私愛相暱跡似而情不同禹稷臯陶相先以官蕭何曹參相許以政汲黯言事常先公孫房喬決疑必引如晦此君子之跡似爲黨者也小人欲售其姦者必託君子之事以熒惑世主君子進必引君子而退小人小人進必引小人而退君子故君子小人之閒不可不察君子小人之辨雖微然察之則得以文宗之不睿猶足以知宗閔深

巧之情而況明哲之君乎是以人主貴察之明既明矣貴擇之審既審矣貴斷之果既果矣貴執之固明則君子小人辯矣審則取舍不失其所矣果則所取必用而所舍必去矣固則用者必終而去者不復取矣四者備而進退予奪之權不見竊於小人矣下之為黨者雖重信如虞卿之厚魏齊赴急如朱家之與季布死交如齊楚魏之四豪慕義如甘陵之南北部亦將彫落潰散而無所聚其類又況俯仰聲勢趨競錐刀佻巧輕脆之人

又安得膠漆之約金石之信堅不可破牢不可拔之勢而爲國患哉人主務明察以謹操而已操柄不失而朋黨消矣

養士論

天下道術不明文章誕漫士行彫薄人材無取議者必曰庠序未興師儒未立教養未善謂州郡雖有學校文具者多講教者少學校雖有師儒時聚時散例無久計教養之具不敦經術而先聲偶近歲京師廣太學設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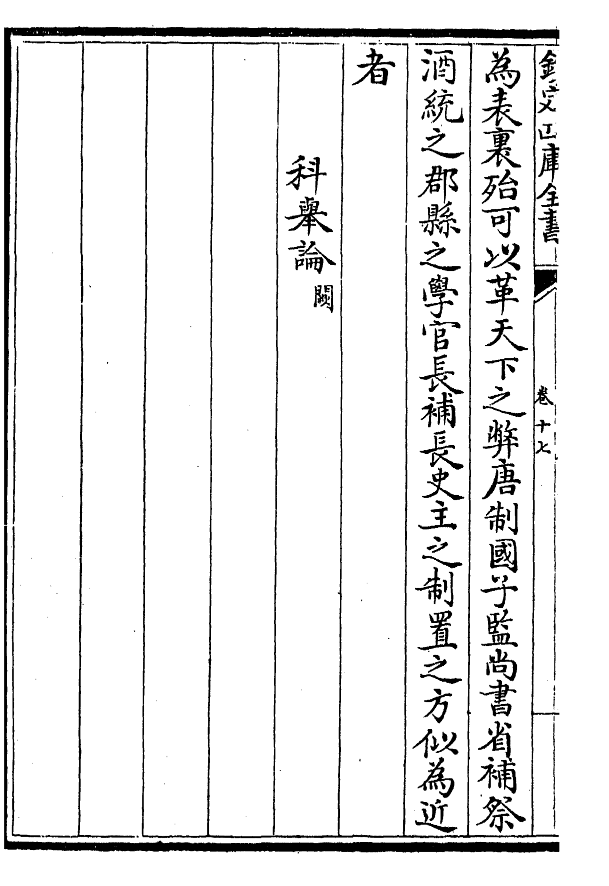
酒司業博士總閲分授聚而講肄仰食縣官者以千數
通國大都特建教官専領學事中下之郡亦以州官兼
之經置諭説分徒傳授去聲偶之小技專經術之本業
議者之説所欲興造者悉施行之矣所欲釐革者悉斐
更之矣行之幾二十年亦可謂久矣宜乎道術隆顯文
章温雅士行修潔人才衆多畏裾春官應書郡邑者以
千萬計士不為少矣然識量高爽身名兼全有如郭泰
者乎見義明用心剛不畏禍患不淫利慾有如何蕃者

乎繙經論議則採雜釋老道術散亂而愈晦綴緝辭句則競為繆悠文章誕怪而無紀輕浮蕩佚憸巧汙下之行為之無媿事佻薄為俊邁指禮法為迂疎流風既彫碩德甚鮮故浮淺之弊末異曩日至其漫不可考則又過之使議者復思聲偶之習昔仲尼以布衣之賤養教衰世之士門人高弟名科德行者大可以為邦小可以南面游夏之徒文學之士亦足以為萬乘師身所存亡繫國輕重以明天子之盛德表章經術養平世之人幾

二十年而不得郭泰何蕃之比者何哉往年胡瑗侍講之居吴與吴逕遺逸之在會稽也非有天子之命名位之重以震疊人心張設綱紀皆衡革之勢韋布之人講修束等之中偃息鄉閭之内徒以行義高潔學術該徧取重於士類見知於公侯故卑辭重禮延置庠黌鼓篋摳衣匍匐函丈至於千里之外贏糧裹足雲集麏至一郡之學常數百人片善可稱雖後學晚生一旦延譽升之多士之上人情厭伏不以為過雖悍夫豪士擯斥摧

沮不齒諸生之列咸自知咎無或敢怨約束條教後來資之以為法令升堂入室之人隱然為國名臣者多矣今以殊科俊人任舉名士奉朝廷之命操法令之權典學聚徒分經教育而庠序不尊生徒離散多者百餘人少者數十人而已修潔之士不盡趨向預籍之人類多悠悠緩則偃足而違教急則讙譟而不遜訓導不行綱紀頹弛而人才無益者何哉其弊蓋亦有所在矣昔孟子有言中心悦而誠服者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服其德非服其力服以心非服以勢故學
如顔淵學之不能罷勇如仲由畏之不敢迕辨如子貢
譽之不如已文如子夏辭有不能措者故道尊而教行
教行而人材成胡侍講吳遺逸之風猷雖未可以比隆
孔子而文學行義特立一時卓絶倫類亦有以使人中
心悦而誠服者故爲世宗師庶幾洙泗又有州郡尊禮
之者故令行禁止而教訓有輔令誠得天下之士爲祭
酒司業一國之士主郡邑學校刺史縣令尊禮師儒相


為表裏殆可以革天下之弊唐制國子監尚書省補祭
酒統之郡縣之學官長補長史主之制置之方似為近
者

科舉論 闕